

★ 家人

寄份心意回家

■李连杰

★ 情到深处

“排长,现在视频通话很方便,为啥还要专门写家书啊?”这天,新兵陈旭盯着桌上的空白信纸,手指捏着笔杆反复摩挲,面露难色。

不久前,新兵集训队组织的“致家人的一封信”活动拉开序幕。我站在教室前方,看到新兵们皱着眉、低着头,有的盯着信纸发呆,有的笔尖悬在纸上迟迟不落——这一幕,让我不禁想起自己上军校时写家书的情景。那时,我心里也揣着和他们一样的疑惑:“有更便捷的通讯方式,为什么还要组织大家写家书呢?”

记得那是军校大三的寒假前夕,学员队组织“一封家书”活动,要求我们每人都要手写家书带回家。接到通知时,我和战友们都有些茫然。回到宿舍,我把信纸铺在桌上,握着笔思考了很久,一股复杂的情绪涌上心头。我想向家人倾诉站军姿时脚跟的酸痛,想讲讲紧急集合时穿错衣物的尴尬,想说说对妈妈做的家常菜的惦念……可几番斟酌,我最终只写下几行沉稳的字句:“妈,我的被子叠得越来越规整了,受到了领导表扬;食堂伙食很好,您不必挂念……”

我把信带回家后,母亲眼睛一亮:“没想到儿子知道给妈妈写信啦!”在母亲读家书的时候,我转身去收拾行李,并未在意那封信被母亲读完后收在了何处。

再次见到那封信,已是3年后。我休假回家,整理衣物时,在衣柜深处触摸到一个凉凉的物件——是一只红色铁皮盒。盒子上的图案已模糊,边角被岁月摩挲得微微发亮。这



姜晨绘

是母亲存放硬币的盒子。儿时的我,总爱踮起脚扒着桌沿,看她将硬币一枚枚轻轻放入,传来一声声叮当脆响。铁皮盒内,散落着一些硬币,正中央平平整整地叠放着一页纸。打开一看,略显生涩的钢笔字迹映入我的眼帘——这是我上军校时写的那封家书。

“咦,你怎么翻到这个了?”母亲端着水果走来,笑着对我说,“你写给妈妈的第一封信,我肯定要好好收着。”

听了母亲的话,我的心绪翻涌。原来,我当年随手写下的几行字,成了母亲珍藏多年的宝贝;我刻意掩藏的疲惫与思念,她早已透过那些质朴的语言读懂;我眼中“轻飘飘”的信笺,竟盛满了她沉甸甸的惦念……

“排长,你说我该写什么?”陈旭的声音将我拉回现实。

我走到他的身边说:“不用写得多么复杂,就写写今天的伙食,聊聊自己的训练感悟,讲讲最近学会了什么,或是说说想念她做的家常菜。哪怕只写一句‘我想你了’,她见了也定会满心欢喜。”

陈旭咬了咬嘴唇,低下头,笔尖终于落在纸上。渐渐地,新兵们都安静下来。新兵小谢写道:“爸妈,今天我的内务被表扬了,班长说我的被子有了‘豆腐块’模样。”新兵小宏写道:“妈,单位伙食很好,但我还是想念您烙的葱油饼,葱花要放得足足的。”

……

待最后一名新兵放下笔,教室立刻热闹起来。“排长,信寄出后,我妈几天能收到啊?”陈旭举着封好的信封,眼里满是期待。小宇凑过来问我:“这信会不会在路上丢了?我写了好多想跟我

妈说的话。”大家围着我,七嘴八舌地问着,手里都紧握着自己的信,像是握着满心的牵挂。

我笑着接过他们递来的家书,一封封仔细核对收信地址,整齐地摆好:“放心,明天一早我就去寄,最多3天,你们的信就能到家了。”话音刚落,新兵们都松了口气,脸上露出纯真的笑容。

那天,望着那摆带着温情的信笺,我忽然理解了写家书活动背后的深意——电话里的“我很好”可能略显轻盈,通过电波诉不尽心底的思念;视频中的笑容或许不够深刻,隔着屏幕触不到无声的牵挂。就像当年的我,误以为写信是为了完成任务。殊不知那些质朴的字句里,藏着青涩的我不善表达的话语,爱我的母亲读懂了它。那是儿子穿上军装后,不知不觉就懂得的“报喜不报忧”,是连我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成长。

当晚查完铺,我回到宿舍,取出抽屉里的信纸,一笔一画写下这段话:“妈,今天教新同志叠被子,有人总叠不出棱角。我忽然想起您当年教我系鞋带,反复多少遍也不厌烦,还笑着告诉我‘慢慢来’。妈,这是我第二次给您写信。从前,我不懂您为何把我那几行潦草的字当宝贝,如今才明白,信笺不是一张纸,而是我在远方的心跳,是您藏在岁月里的牵挂……”

第二天清晨,我抱着新兵们写好的家书,连同自己的这封,走进邮局。那一刻我忽然懂了:这一页页信纸,承载的是思念,是跨越山海的惦念。我仿佛看见,收到信的新兵亲属,像我母亲那样小心翼翼把信纸叠好,藏进专属的“时光宝盒”,让这些文字在岁月里慢慢沉淀,酿成往后想起就温暖的回忆……

一针一线藏温暖

■徐瑞

今年,我刚来北京学习培训时,天气还有些热。没承想,几场秋雨后,天很快凉了。下课路上,我裹紧单薄的外套,迎着风加快脚步,心里盘算着该让妈妈把冬衣寄来了。

到住处后,我刚打开手机,就看见妈妈发来的语音消息:“天气预报说北京大幅度降温,衣服已经给你寄去了,怕你工作忙,就没打电话。”她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,带着熟悉的温柔。我在书桌前坐下,又把这条语音听了一遍。听着听着,我的眼前仿佛浮现出妈妈伏在缝纫机前的身影——微微佝偻的背,专注凝视针脚的眼神,还有轻轻晃动的肩膀。

妈妈是个裁缝,从事这行已30多年。我童年的记忆里,一直萦绕着缝纫机“哒哒”的声音。我儿时的衣服,几乎都是妈妈做的。她总说:“买的衣服好看是好看,可哪有我做的暖和结实。”

中学语文课上,讲到《诗经》里的“七月流火,九月授衣”。老师说,这句诗描绘的是古代妇女在秋凉时节为亲人准备寒衣的场景。那天,我正好穿着妈妈做的衬衫,棉布质地柔软服帖,领子挺括得恰到好处。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课桌上,我轻轻抚平衣角,心想:“若是在古代,我也一定是个幸福的孩子——因为我的衣服是妈妈做的,比别人的更暖和、更妥帖。”

后来,我离家越来越远,上大学、入伍、读军校,去的都是比鲁西南老家暖和的地方。每到换季,妈妈的电话总会适时响起,“要不要给你做几件薄衫”“冬天的衣服够不够啊”……我知道,她希望能为我做些什么。可南方的冬天用不上厚厚的棉衣,我在部队里也基本都穿军装,便都回绝了。电话那头,母亲的沉默虽短,总能被我捕捉到。

这次来北京学习,是我这些年头一回生活在比老家寒冷的地方。妈妈早把这件事记在了心里。傍晚,妈妈寄的快递到了。大大的箱子里,羽绒服、毛衣、秋衣裤、保暖衣……每件都叠得整整齐齐,把箱子塞得满满当当,最上面还放着几双厚厚的棉袜,是妈妈特有的细心举动——她总说“寒从脚起”。

我迫不及待地换上羽绒服,身体瞬间被温暖包裹。正要给妈妈打电话,她的视频请求出现了。

“衣服收到啦?”视频画面里,妈妈还坐在缝纫机前,“听说北京比咱们老家冷得多,我把你的羽绒服拆开,又往里添了些新绒。”她的声音里透着自豪,像是完成了一件大事。

通话结束后,我脱下羽绒服仔仔细看,果然发现几处新增的针脚。妈妈的裁缝手艺很好,每一针都走得扎实稳妥,甚至比原来的做工还要结实几分。这些细微的针脚,像是无声的叮咛,藏在衣褶之间,在某个寒冷的时刻,带给我温暖的惊喜。

窗外,寒风又吹落了几片树叶。我知道,这个冬天,我不会感到寒冷。

★ 两代之间

家庭秀

父亲的相册

■王一诺

风儿准备好掌声
阳光铺成金色大道
我们的比赛开始啦
爸爸妈妈在身后
笑声追着我们的脚步
跑得再远也不怕
他们的爱长出翅膀
会将我们举得高高的
陈玮配文

周末,新疆军区某部干部邓嘉禾的家人来队探亲。图为邓嘉禾与妻子带着儿女在操场上尽情奔跑。
徐造鹏摄

午后,我又翻看起父亲的相册。那藏在相册背后的往事,令我的心微微发烫。

相册里的不少照片,记录着父亲的军旅足迹,从成为国产运输直升机首批飞行员,到参加汶川地震救援,再到参加庆祝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……那年,父亲病重后,把我叫到病床前,小心翼翼地将相册交到我手中:“闺女,去追逐属于自己的军旅人生吧。”

后来,我考上了军校。第一次跑3公里,我被队伍远远地甩在后面。冲过终点线时,我的双腿瘫软无力,喉咙里像有火在烧。回到宿舍,我憋了一路的挫败感化作滚烫的泪水,止不住地往下流。恍惚间,我想起了儿时父亲带我跑步的情景。我擦干眼泪,从相册里找到那张照片。照片是父亲为我拍的,定格着我儿时的模样:一件运动背心穿在身上,被汗水浸湿的碎发贴在红彤彤的脸颊上。“闺女,跑不动就慢一点,但别停下来。”那个夜晚,父亲在前面跑,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……

两天后的实弹射击,我的成绩依然不理想。班长走到我身旁轻声安慰,可我还是止不住地抽泣。回到宿舍,我再

一次取出父亲的相册。

相册里有一张照片,是父亲坐在直升机机舱里拍的。照片上的他英姿飒爽,头戴银灰色飞行头盔,墨蓝色的飞行服干练挺括。“我们阅兵合练的时候,直升机僚机要紧跟长机动作,偏差仅在毫厘之间。”每每提到参加阅兵集训,父亲总会笑着对我说:“尽管训练强度大,但一想到能飞过天安门,接受党和人民检阅,一切困难都不是问题……”

此后,我利用休息时间进行加练,到健身房举哑铃、练平板支撑,练得浑身肌肉酸痛;练习瞄准击发,练到双手发抖……一个月后,实弹射击考核如期而至。我把枪托稳稳抵进肩窝,瞄准百米外的靶心。射击结束后,报靶员的声音从对讲机里传来:“3号靶位,49环!”一名战友向我竖起大拇指,我腼腆地笑了。

不久前,我加入学院的“薪火”强军故事宣讲团。那天,我身穿军装站在宣讲台上,向大家讲述了父亲的事迹。宣讲结束后,我对着大屏幕上的父亲照片,敬了个标准的军礼,并在心中默默说:“爸爸,我会成为像您一样优秀的军人。”

家有荣誉墙

■北上

★ 那年那时

今年是我家荣誉墙“建成”的第12年。它记录着女儿的成长,也记录着我们一家三口为荣誉而努力的幸福历程。在家里建荣誉墙,源于女儿年幼时的一件往事。她上小学时,有一年获得“优秀学生”,兴高采烈地将奖状拿回家,嚷嚷着要挂起来。小孩子的心思,我们大人自然懂。那么,摆放在哪里呢?贴在墙上,不利于长时间保存;摆在书柜里看不见,达不到孩子“自我展示”的目的。想来想去,我和妻子决定在客厅里做一面荣誉墙。女儿听了一蹦三尺高,盼着荣誉墙快点做好。

荣誉墙其实很简单,就是在客厅

墙上钉一些木架,把相应的荣誉摆放在上面,既是一种激励,也是一种装饰,让空荡荡的墙体平添立体感。当最后一块木板钉在墙上时,女儿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奖状放上去。一张薄薄的纸自然无法立于架子上,她又缠着我们进行了一番装裱,加上外框。就这样,荣誉墙陈列了第一个“荣誉展物”。闲下来时,我和妻子也将那些年获得的荣誉进行了整理。当义务兵时,我因工作表现突出,连续两年荣立个人三等功。妻子军校期间学习刻苦,获评过“全优学员”……

看着这些证书和奖章,我们一路走来的过程历历在目。当我们准备把这些荣誉放在显眼位置时,女儿提出自己的想法:“我这么小就获得了荣誉,应该放在最中间。”我和妻子不禁

都笑了。想想也对,不论放在哪个位置,荣誉墙上都记录着我们的付出与成长。

记忆总是很奇特,当它把你带到一个场景时,又不知不觉地让你想到另一个场景。女儿出生8个月时,我的工作岗位有调整,单位与家的距离由原来40多公里拉长到300多公里。对此,同为军人的妻子表示理解,说:“革命军人一块砖,哪里需要哪里搬。”在妻子的支持下,我奔向了新岗位。

刚到新单位,担子更重了,责任也更大了,我回家次数也少了。妻子产假结束不久,许多工作需要重新梳理。此时,岳母还未退休,照顾女儿的重任便落到了同为军人且刚刚退休的岳父身上。对于这份担子,他笑着说:“照顾小丫头,是我这个老兵面临的新挑战。你



郭文宽绘